

宋
子
亢
著

青年抗敵叢書之三



浙東前哨

青抗出版社

青年抗敵叢書之三

浙東前哨

宋子亢著

青抗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再版

青年抗敵叢書之三

浙東前哨

再冊減售實價兩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出版者

印刷者

發行者

宋子充

紹興投醴河

青抗社

三十七號轉

紹興民國日報

印刷股

青抗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再版

我在錢塘江前哨住了幾天，有時偶而買到紹興民國日報，常讀到子亢先生的記述前線情況的文章。

我很想見見這位同業——未相識的朋友，有一天我在敵機轟炸下到浙東臨浦，滿目慘涼，我在空寂的街道上走了一轉，這地方對我生疏的，我立刻就走了。

我無從知道我們同業的這位年青記者宋子亢也正在這轟炸下的臨浦工作着，不久我渡江到浙西游擊區去了。

最近從浙西脫險回來，我終於會到了這位年青朋友。而且他帶了這部「浙東前哨」的稿子給我看。

我會讀過他的「淪陷前後的杭州」，看到他這更豐富的收穫，感到欽佩與喜悅。顯然的，這比他的前著，不論內容與文字都有着飛速的進步，這種進步只有在抱着爲了報道而不惜犧牲的可貴的精神之下才能產生的。這書的內容與著者的精神，同是值得推重的。

但這些由同業的我說來，却不得當似的。

我願與著者同勉：我們要在「砲火中學習，砲火中鍛鍊」！

黃源

九月十二日紹興

在砲火中學習，在砲火中鍛鍊

是遠在「八一三」的時候，那時我從日本回國不久，在上海和一位朋友辦雜誌。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的雜誌成了討論中日問題的一個中心，但是上海「八一三」的砲火一響，我却被包圍在北四川路底的寓所，經過一晝夜，才脫險而出。

一脫出險境，重復是辦雜誌。

但是不久種種不能克復的困難使我不得不離開烽火連天的上海，躲到家鄉去譯書。

但我的家鄉在東方大港的旁邊，離海岸僅一里路，有時傍晚在海塘上，可望得敵艦在外游弋，敵機更天天過境，我伏在書桌上聽到軋軋的機聲，停了筆抬頭望着窗外肆無忌憚的低飛着的敵機。

我感到不安或甚至可說是恐慌。

因為我不知道在抗日戰爭中怎樣處理我自己，更無論在敵艦砲程下的家庭。

就在這時候起，我有了一個決心。在過往的六年間雖仍在上海關門編雜誌，但等到像潛伏着的神聖的民族解放的砲火到最後關頭，轟然一聲，驚震了本國以至世界的人民時，我也從書房裏帶着一枝秃筆跑上火線了。

但是一個戰地記者他需要各方面的知識和特殊的才能來武裝自己，決不是一個久躲在書房裏的單純的文藝工作者所能勝任的。

「在砲火中學習，在砲火中鍛鍊」，我常常這樣勉勵自己。因此，今年初春，我又跑上了浙東的前哨。

目次

在砲火中學習，在砲火中鍛鍊	一
前記	一
錢江途中	二
轟炸的一日	四
北行浙贛路上	六
荒涼話諸賢	八
難民慘劇	一一
輪船上的游擊戰士	一三
走上了富陽的路程	一五
富春江畔軍民一片	一九
在大源	二一
盲目可憐的一羣	二四
會黃縣長	二六
河戴路上	二八

浙東前哨

一 前記

是第三次出發了。

當杭州失陷的一月間，浙東的空氣有了個極度的轉變，這轉變在形而上說明了敵軍快要衝過錢塘江佔領浙東了；那時紹興的各階層似乎都被這種不祥的陰霾籠罩着，於是風聲鶴唳，商店搬走了，住民遷避了，少數的行政人員也挈眷溜走了，一切一切……：祇讓一個紹興城孤寂地丟在這臨海濱的浙東一個角落上。然而商店搬，住民避，官爺們逃，他的範圍乃是脫離不了紹興的境界，雖然躲在崇山峻嶺的山野裏，雖然躲在窮鄉僻壤的村落裏，但是需要消息的靈通，仍是必然的；他們要知道老家少數留守部隊生命的休咎，老家房屋財產的安全，……：總之，這裏產生了「逃了和尚逃不了寺」的真諦，「中國人要保全生命，保全財產，武裝起來與寇抗戰，纔會有偉大前程」的啓示！事實上危急間那的逃避，結果還是須落在悲哀淒慘的境遇裏。

時社中應着這個需要，就決定派一個記者到錢江□□師夫聯絡工作，以把那邊的戰況，作一個把握而忠實的報道。

戰局的演變，終於說服了大衆盲目恐怖的心理，紹興在賀沈兩氏重爲馮婦和黨政協力的工作下，開始鎮靜而繁榮起來了，程度是每天增高着，增高着，直到五、一九，徐州告陷的一天起，重又跳入風聲鶴唳的氣氛裏；徐州四個月堅守，台兒莊血戰的勝利，把一般對戰局有着直覺的

人們，訓練到認做徐州是中國的命脈，人身的命脈中傷，會停止呼吸，生命告絕，因此有徐州一失，中國就亡，浙東就穩不可保；要中國不亡，浙東可保，就得先保衛徐州的這末一種至笨的形式邏輯。他們把我軍守徐州消耗敵人戰鬥力量的意義模糊了，他們未曾認識到徐州是我最高當局有計劃的退出，退出徐州僅是長期抗戰中的一小環，他們沒估計到徐州退出後，我數十萬游擊軍仍控制着徐州的現實。

但是記者究因了這個騷擾不寧的氣，爲了職務，第三次跨上前綫的征塵。

一 錢江途中

紹興至臨浦路程約爲百華里，在平時，祇須二個鐘點就可到達的，自從紹蕭公路和浙贛蕭臨之段相繼破壞後，賴以通行的，祇是輪船一途，因此往來於錢江，聞堰，浙贛路一帶的旅客，就得改坐臨浦輪轉遠目的地；同時從外省運到浙東的什物（如江西糧食等）也全以這臨紹線來維持，事實上這條臨紹線已成爲浙東的幹線，幹線阻塞，浙東不自然地會感到呼吸的空礙，平時被多數人們所遺忘忽視的，在今日却顯得它對浙東關係的密切和重要性了。

船的行駛並不快，連機船一共三只，每小時開着十八華里的速率，然而比起四個月前——杭州淪陷——拖近十艘難民船時相較，已快得多了；旅客們的心是「耐着」的，大家明白這是「戰時」，離開火線祇是幾十里的地方。

天雨下得甚大，同輪乘客談着上海難民被敵軍屠殺的慘象，一個快近八十年紀的老翁嗚咽起來，接着面部失掉活力的姑娘提高嗓子到前面唱起「別察」來，「夫妻們……淚雙流……一段音調是分外的悽慘，她那營養不足的面孔，幾乎要透過雪白的面色了。

原來老翁跟姑娘是父女，從杭州的鐵蹄下逃出來的，一家四人，到紹興已祇剩了二個，還有二個被敵寇殺害了，是餓死，沒明白；他們在杭州的職業是織機，逃到紹興來一樣的需要麵包來過活，可是不能找到工作，因此祇有厚着臉流浪大來，在公共場所唱些並不入拍的戲曲，贏得人們的垂憐而度活；這工作姑娘當然不願做，但環境逼得她「舍此無從」，難怪當「夫妻們……淚雙流……」時，是分外的悽慘了。

同輪旅客明白他們父女的境遇，大家都從袋裏掏出錢來算做佈施，隔座的軍人，居然要招之共餐了；我相信這都是「民族團結」的自我表演，為錢佈施和招之共餐的人們心中，必然地交織着共鳴的情緒：

「造成他們這種悲慘境遇的是日本帝國，被蹂躪而度着困苦生活的是自家中國人，中國人還不應該團結起來扶助這輩可憐的人們去打倒日本帝國！」

「當長期的全面抗戰的今日，誰能擔保自己永遠能過着享樂不流離的生活，不遭逢他們同一類的境遇？」

輪船所前值口口師政訓處徐科長和前紹興民政館長陸德傑先生，他們是率領着三區民衆流動

訓練團的團員到義橋去工作的，冒雨乘輪和熱心救亡的精神，使記者鼓起前進的勇氣。

一個團體最容易犯而最壞的毛病，本是離開大眾，不了解大眾；一個領袖接近大眾應比大眾接近他更要急切，一個領袖了解大眾應比大眾了解他更要緊；領袖如果離開大眾，不跟大眾打成一片去做大眾要做的事情，只管自己安閒享樂時，那他這個團體必定就完結了，無論在工作的利益，團體的前途。所以徐陳那樣爲「大眾表率」的幹，記者是十二分的崇敬的。

三 轟炸的一日

到了臨浦，多半時間丟在躲警報上，某次，在防空壕中會到了新任株州，長沙，漢口一帶視察來浙的總部特派員，他侃侃對我談視察所得的印象，東西戰場的近況，國際的動態；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株州曾參觀過近六百萬工人工作的兵工廠，在津浦線上會到十個以上的高級指揮官是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人；他的結論是：德日無論如何是同床異夢的！

關於德日間的關係，在我們日常並沒研究國際時事的人們看來，本也可以找得出如下的話頭：德義日之聯盟互助，目的在防共，應付所謂橫臥歐亞的俄羅斯大熊，日本謀大陸政策的完成，頻年向中國侵略，割肥削瘦，原已引起德義的化學作用，而「八一三」後的中國抗戰，把日本所儲備用以對付蘇聯的戰鬥力量也都意外地消耗起來，那德義更覺失望了，因爲德義一旦對蘇聯拚起火來，日本已是無力爲助；在這個場合之下，德如有路可走，牠一定會乘火打劫賺點外快；：

……這個路顯然需要我們的外交者去建造的——因此，德在得有某種物質條件之下，樂予扶助中國造成在實際上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立場。至於株州有近六百萬工人工作的兵工廠，這跟記者在湘軍中所得到驚異的概念有點吻合，因為當湘軍在退出上海到浙江來時，十多萬隊伍已祇剩下十分之二，當然，死亡者士兵的槍械多是丟了的，但是經過二三個月的整理，人數和槍械即補充完備了。這點，如果單依賴國外的供給，那時間上不一定會還末快的。

二十三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敵機二架，三次飛襲臨浦，在火車站月台前投彈四枚，堆棧旁三枚，田野一枚，電話局附近河中一枚，傷我中年婦人左腿，火車機頭被穿小空，沉江船一艘，焚火柴十餘箱，這是「日本空軍」來臨浦轟炸帶去的成績，費九顆重磅炸彈所得的代價！記者於炸後警報未解除前趕到被災地，而省戰地服務團和鄞縣戰地救護隊的隊員，已在那邊工作，把傷婦人抬去醫治了。他們冒危出發工作的勇氣，使我起了無限的敬意。

救護隊裏一位姓陳的女隊員對我說：「假如日本空軍是這末的伎倆，那我們很願意領教，很歡迎他來光顧，丟幾顆從島國運來的炸彈！」

敵人的炸彈未必都從島國去運來，但經過這一次的轟炸，敵空軍回去的報告，該必是「臨浦已炸成了無活人的場所」，不够，或須會在上海電台吹上這一段：臨浦經日本皇空軍投彈九百枚後，中國軍隊都死光了，老百姓也驚走了，於是日本的皇空軍就從飛機上空跳下來，開始佔據了住有很多人民的一個浙東重鎮——臨浦」

敵人的無恥，是已到了焦點之上的，他惟恐二十一日在錢江一帶散被的傳單不足搗亂我軍民的胆量，（那個傳單裏說明徐州佔領後，將攻寧波，漢口，福州了）乃於二十四日冒我青天白日國徽的飛機，在寧波，錢江，蕭山，臨浦，所前一帶冒寧波同鄉會名義印發如下的傳單：

急告寧波市民

近日津浦沿綫之戰事，正覺緊張萬分，其戰局之推移，不但四萬萬同胞所注目，亦即世界各國所關懷也，今泰日視督魯戰事行將告一段落，於是又擬舉其海陸空軍精銳，向我寧波總攻，野心暴露，勢必實行。凡我同鄉，應宜各自戒備，共起而準備，——警戒日軍侵略，——保衛寧波安全——

寧波同鄉會有志啓（原文）

這種無恥的舉動，詭譎傳單的散發，在敵人以為浙東的人民一定會起極大的恐慌的；但是天曉得！從寧波最高當局傳來的消息，該處人民自發現類此傳單後，更增強了敵無犯浙東能力的信念，因為傳單正是他在津浦線戰況牽制的說明，東戰場力量薄弱的自供。

四 北行浙贛路上

從鐵道司令部裏傳出的消息，臨浦至諸暨段鐵路，準備二十六日開始破壞，工程隊開到了，只要等二十六日的到來，這消息送進我耳膜，很有點異樣的感觸，記者是生長在浙東的一個縣城裏，距離諸暨不過近百里，但這近百里的縣城同萬里一樣，從沒到過一次；那裏的西施地，浣沙

，一旦被時代所遺棄，淘汰，那被排擠在月台上的弱者的悲哀失望的神色，該是一種寫實吧！夜車的景色是平淡也可說是悲慘，微弱的燈光，散照在疲倦了的每個旅客的面上，大家靜靜恬恬的，不似平日列車中的有高聲談笑，這時大家都有敵機來夜襲的一個警戒！——雖然敵沒有這個人力量。

車過尖山，值一浙省府所屬機關工作的繆君，他熱誠地爲我介紹永康的近況，一元十八斤白米，一元五斤豬肉，是那裏生活水準的輪廓；省府決定於危急時命所屬機關到永康去，銀行也在內，言詞之間，永康已成爲世界的桃源，人間的樂園了。其實，永康何致是一定平安的場所，那面雖多山脈，但假如我們認做敵確有犯浙東或是進攻江西的話，他何嘗不可由金華，東陽作正面的攻擊或抄綫雲之後作包圍永康的打算。（當然，敵人決不致還般笨，來打算永康）社會上有很多的人，因了環境的比較特殊，他就故意說得天花亂墜，唱起感人的高調來，致造成甲地逃到乙地，乙地逃到甲地躲避的盾矛現象出現，這真是最要不得的！

車停諸警站，正是晨間五時，第一件接觸眼簾的是車站的彈片痕跡，月台已被炸得很淒涼了；這一切是告訴我敵機會數次來肆虐過，然而儘管瘋狂的皇空軍來肆虐，但我鐵路當局仍抖起精神的工作着，據說，浙贛路未曾因抗戰而停駛過，辦事人員的服務精神，值我們模倣。

五 荒涼話諸暨

至文明開某處作息，聞警報，某部特務員陳君爲我告上月間楓橋饑民騷擾事，原來這套單純的饑民騷擾，幕後還有政治背景的存在。構成這些政治背景的本是所謂熱血的救亡青年，他們曾爲了祖國被列強侵凌宰割而衝動了沸度的熱情，奔走國境邊區作四散的呼號，吼起同胞的迷夢，政府抗敵的決心；但方法的不正軌却被政府逮捕下獄了，下獄了！直到黨變，這輩熱血的青年，總算在抗日救國聯合陣綫的大蘇下，重恢復了行動的自由，國人是滿望着他們能重燃起過去奔走呼號的勇氣，作膺懲今日日本帝國的中堅；以昔日受苦幹的精神，作今日抗戰建國的工作者；豈知跑出牢獄回家鄉，即鼓動風潮，幹此駭人無聊的舉動；幸該縣鄧縣長處置得宜，巨浪即告殺平，否則以三千盲目民衆，適爲奸人所乘，寧非影響我整個東戰場抗日的鞏固陣綫？記者以此種事件，政府是不能漠視的，因爲熱血青年的閒居家鄉，決不致僅楓橋一隅有，紹興，蕭山，全省，全國，那一處會找不到這類人的蹤跡；應付的澈底辦法是解決他們無聊的生活，很明顯的，生長在這大時代中的青年，當不能以有麵包吃就算滿足，麵包之外該還有個更急切的需要，有直接參加救亡工作的機會。不然，楓橋事件或須就是中國不幸事件的號響！

却後的諸賢，景象荒涼得可以；記者跑遍全城，商店住戶的門百分之六十是關着的，斷垣殘壁和瓦礫場所也特別表顯得諸賢縣城命運的悲慘；縣政府前比較熱鬧點，有零星的小吃攤菜販，雜貨店點綴着，但也帶着荒涼成份；這裏使我懷念起繁榮的紹興來，以目前紹興的市況作比較，紹興正是個「天的驕子」，而諸賢却是個封建家庭下的「童養媳」啊！

諸暨縣長是鄧訥，湖南人，第十集團軍宣傳處的處長；前任縣長叫葉燕孫，於去年浙東形勢緊張的某一天，不知道那裏得到敵機百架襲諸暨的消息，恐慌極了，發長聲警報，通知百姓逃避，時城內外秩序紊亂異常，盜劫案都發生了，事後省府就將他免職，改委現任鄧縣長。其實照這位縣長的頭腦和措施，一方面固然十足的表現他的才能不够做戰事的縣長，而另一面省府僅僅簡簡的把他免職，也算是他的便宜。

爲了要明白諸暨情形更詳細些，順便進縣府訪鄧縣長，鄧公出至紹興，改晤楊祕書，四十分鐘的談話，從戰後的紹興情況談到諸暨，由諸暨的民衆力量談到東戰場錢江兩岸形勢，徐州的失陷，蔣封的大捷，德捷的糾紛，提起糧食的調劑方法，大家都覺得是維持目前浙東秩序最嚴重的問題。

楊祕書是三十多歲體格比較魁偉的一位健者，着草綠色軍服，因爲他是浙江人，所以到諸暨雖僅一個多月，而對各方面的事物，都有基礎的認識：他告訴我諸暨民性並不這末理想的強悍，民槍確是多，數目會超乎全省，原因是鄉中多軍人；現在諸暨民衆對敵機來襲，並不覺得這末恐怖，因爲事實上近二十次的轟炸諸暨城，所遭害到的區域，不過幾十間的民間住房；相反的，盲目的逃避，生活是會成問題的；現實告訴他們，在這個抗戰建國的過程裏，祇有加緊生產才是大衆光明的出路！他們在敵機來時躲避一下，敵機去了，依舊開鋪子做買賣，上農場勞作，進學校讀書……養成了各個部門不因抗戰而停滯活動的習慣；這裏使我聯想到西班牙瑪德里的英男人

民來。

六 難民慘劇

市上碰到了紹興縣政工隊的同志，他們因紹興難民至東陽工作在牌頭被炸而趕來料理的。趁火車不及，從四個鐘點中由臨浦走到了近六十里的姚公埠，這種苦幹的精神，使記者與無限的愧意；我們同是個青年，同是在抗日救亡陣綫上工作的一員，然而他們是遺棄的在苦幹，實幹，與困苦的環境爭鬥着；我們呢？嘴裏嚷着最醒人的高調，而自己却有時還度着小布爾喬亞的生活。啊！這正是青年墮落之路，被時代淘汰的象徵呵！

同到北門外難民救濟支會去調查慰問被炸傷的難民，這羣可憐的流浪者，正在運用戰抖的雙手撥着粗糙碗裏的黃糙米飯，菜蔬是那麽簡單的一碗——鹽菜，十二個人一長桌，大的，小的，男的，女的，老弱和殘廢的，各種可憐的人形都有；該會陳組長熱烈爲記者道述這次難民被災的經過：難民百二十四人，二十二日由紹興經臨浦搭火車時，站方拒絕難民乘坐客車，理由是難民沒有出相當代價；迫裝運貨物的篷車開到臨浦起駛時，已在二十三日晨三時許，離客車起駛時間差二個鐘點，車既抵牌頭，敵機已經在篷車之上，而司機猶拉汽笛兩響，敵機隨旋轉機身，作此慘無人道的轟炸與射擊，致釀成二十餘難民遭浩劫的慘劇！

本案的發生，大部的責任在火車站當局；然而難民也是中華民國的分子，他們因了故鄉被敵